

本事批评：中国古文论历史哲学批评范式探究

殷学明

(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 山东聊城, 252059)

摘要: 本事批评作为一种动态持存的批评范式之一, 是绵延时间下的历史哲学批评, 其本质是向未来开放的“回忆”, 以此达到历史、现实视界的融合。中国素有“无典不成诗”的本事批评观念, 从而形成了中国独特魅力的本事批评史论和重实际、不穷究、伦理政治化、诗性化以及历史意识缺失的特征论和形态论。本事批评在中国文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积极意义, 为世界文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本事; 本事批评; 历史批评; 批评范式

中图分类号: I206.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8)06-0836-05

中国古文论批评范式主要存有两种路数: 一种是将文本看做自足的客观实存, 由此于外形成了社会批评、伦理批评, 于内形成了修辞批评、评点批评等批评方式; 另一种是将文本认定为交互的动态持存, 内转形成了逆志批评、训诂批评, 外寻则形成了本事批评等。前者是特定场域下的空间批评, 后者是绵延时间下的历史批评。何谓本事? 笼统地说, 本事就是寓于意义的源发事件, 它是诗性的历史实存。本事批评就是对源发的诗性实存所作的理性观照。

一

从生存论哲学维度上看, 人是以时空性的形式而存在的。特定空间铸就、标识出人的文化气象和即时功用取向; 而时间则积淀、通变人的文化内涵和历时需求。动态持存的本事批评则是人类在时间流中对过去的迷恋和回忆。在中国历史哲学批评范式中, 本事批评具有亘古的永久魅力。

本事批评源起于对本事敬畏、迷恋而促发的实践理性批判。《风俗通义》载叶公“功施于民, 以劳定国”, 到其死时, “叶人追思而立祠。”^[1]曾子说过: “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矣”^[2](152)]。“追思”“追远”等是我们古人固本溯源, 还原历史记忆的实有操作, 而“追远”实际上就是人类文化的集体“回忆”。本事批评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历史性“回忆”。

马尔库塞认为“艺术正是通过回忆显示了现实的可能性。”“过时的、被超越了的文化, 只有梦幻和返老还童才能使它复活。”^[3]“回忆作为一种认识论上的功能, 是一种综合, 即把歪曲的人性和自然中所能找到的片断残迹加以收集汇总的一种综合。”^[4]富有魅力的“回忆”是人类生存的本然, 同时亦是本事批评得以“返魅”的质性内驱力。可以说, “回忆”是本事批评的指向所在, 本事批评在哲学——历史存在本体论维度上, 其本质就是诗性地还原、回忆人类过往的生命体验、历史记忆、历史经验、文化心理等历史实存, 藉此构架起与原典诗缘对话、交往的机制, 从而修复、延续时间的绵延性, 实现“民德归厚矣”的本事批评功用。

但本事批评如若单向地指归于过去的“回忆”, 本事在时间性上也就失却永久的魅力。马克思提出“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 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 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5]本事何以“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 我们发现在本事批评的隐体系中, 本事不仅指归过去, 而且还指涉将来。本事批评不仅接续过往的时间, 还要架筑起“曾在”与“将来”的时间桥梁, 从而给予本事一定的召唤性和开放性。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 “只有当此在如‘我是所曾在’那样而存在, 此在才能以回来的方式从将来来到自己本身。此在本真地从将来而是曾在。先行达乎最极端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就是有所领会地回

收稿日期: 2008-05-26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 本事迁移理论与转型时期审美文化生产研究(07BWJ02); 聊城大学青年项目: 文化视界下神话本事迁移研究(Y0702010)

作者简介: 殷学明(1976-)男, 山东曲阜人, 聊城大学文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西比较诗学, 本事研究。

到最本己的曾在来。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能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6]文学艺术就是立足于“曾在”和“现在”之本事而向“将来”开放的，亚里士多德从创作的角度也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过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7]孔子“游于艺”感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对时间性感喟正是西人“曾在”和“现在”之本事向“将来”开放的中国化的诗性感悟。

艺术的本性在时间上总是不“此时”，它属于过去和将来；在空间上总是不“在场”，它居于彼岸和虚境。本事批评恰恰留存于彼岸的虚境之中，既指向于过去的“回忆”，又关涉将来的“憧憬”，本事批评弥合了“曾在”“现在”和“将来”的断裂，实现了存在与时间的真正逍遥游。可以说，本事批评在人类存在论哲学上是不可或缺的，它甚至构成了人类生存的本体。

中国固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式的“曾在”与“将来”相互粘连的诗性文化，藉此，本事批评在我国得以健康地播散和延绎。

二

本事批评作为绵延时间下的历史哲学批评彰显于我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视域里，并形成了独特的本事批评观念和本事批评理论史。

中华民族文化素有“固本溯源”“无典不成诗”的本事批评观念：“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2](151)]；《礼记·曲礼上》云：“毋剿说，毋雷同，必则古昔，称先王。”黄庭坚力主“无一字无来处”。本事概念也早在先秦就产生了。桓谭《新论》记载：“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荀子·王制》曰：“务本事，积财物，而勿忘栖迟屑越也。”《越绝书》的《本事》篇曰：“盖要其意，览史记而述其事也。”《汉书·艺文志》曰：“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可见，在中国古代，本事概念运用得极为广泛。陈维昭认为“‘本事’所赋予诗的历史表象对中国的读者来说具有一种强大而无法抗拒的魅力”^[8](22)]。

在早期的神话文本及相关典籍中，就折射出了中国人的强烈本事观念。诸如“万八千岁”盘古开天辟地；“往古之时”女娲补天；庄子曰：“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逸周书》云：“观之以今，稽之以古”。《尚书》也多以“曰若稽古”开篇，以及上古之时、大古之时等对“古”的迷恋和追寻，何谓“古”？“古，故也。从十、口。识前言者也。”（《说文解字》）何谓“曰若稽古”？曰

若，发语词，也亦写作越若、粤若。稽，考察。古，古事。曰若稽古就是考察古事之义。“《尚书》中的‘曰若稽古’‘慎徽五典’‘询事考言’不仅是中国人‘固本溯源’的文化品格展示，而且更是文学、文论的美学原则——本事批评的滥觞。

至圣先师孔子不仅迷恋“本事”，而且他还定格了本事批评的原则——信而好古。^[2](171)]孔子“成事不说，遂事不谏”^[2](157)]“入太庙，每事问”^[2](158)]。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9]……孔子给予“本事”神圣性光环，尊“本事”而“绘事后素”，具有强烈的“吾从周”的本事批评观念。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可谓是本事批评观念的批评化、理论化。《孟子·万章下》中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将“诗”“书”所云之事、所发之情是缘构于“其世(事)”“其人”之上，为此在“颂诗”“读书”时就必须“知人”“论世”。“知人论世”是从解释学的维度上对本事批评研究的发端，它甚至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学批评范式和批评模式，对后世影响也是极大的。清代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也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之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

《诗序》则使本事批评得以具体展开和实际运用。《诗小序》在释诗时必援引本事，亦不可否定有时牵强附会地为孔子“诗教”服务，所解诗意，时多歪曲，有的甚至是生硬比附，捕风捉影，抹煞了诗歌的艺术特征，缺乏科学的真实性。但《诗小序》自觉地力求考证诗之“本事”“本人”的理论实践精神以及以史(事)证诗的批评原则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诗小序》这种一以贯之的本事批评原则以及坚定的本事批评信念对以后的本事研究以及本事文本批评还是有筌路蓝缕之功的。陈维昭就认为“《毛诗小序》提供了这种‘本事注经’的典型范例”^[8](21)]。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运用本事批评的观念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一部著作，董仲舒认为“春秋之法”“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而名之以始，重本之义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专设“事类”篇对“本事”之事进行了深入研究。“‘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10]《事类》的“事”是旧有的事例或典故，“类”是类比。“事类”即“据事以类义”，根据旧有的事例来类比说明所要讲的义理。刘勰还在《宗经》篇中提出“《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

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从而确立了“据事制范”的本事批评原则。

钟嵘的《诗品》把本事批评理论推到了崭新的阶段。《诗品》在品评122人时,多以“其源出于”开句,体现浓重的本事批评意识。如“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钟嵘认为“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词既失高,则宜加事义”。钟嵘自由自觉地本事批评对后世的影响是至深的。

在本事批评的具体文本批评方面,唐代的吴兢开了词文本本事批评研究的先河。他在《乐府古题要解·乌生八九子》中较早地运用“本事”进行文本批评:“右古词:‘乌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树间。’……若梁刘孝威‘城上乌,一年生九雏’,但咏乌而已,不言本事。”^[1]吴兢认为词“不言本事”将失去深度,流于皮相,“本事”是词之命脉。

孟棻的《本事诗》可谓是本事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本事诗》多记录唐人诗之本事,按其采录分为7类: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徵异、徵咎、嘲戏。《本事诗序目》曰:“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因采为《本事诗》,凡七题,犹四始也。”孟棻研究诗之本事的原由就是基于诗之本体为“触事兴咏”。《本事诗》确乎澄清了“本事”概念,奠定了本事批评的美学原则和叙事策略。

《本事诗》批评之后还有罗隐、处常子、聂奉先的《续本事诗》、杨绘的《时贤本事曲字集》、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以及清代叶申芑的《本事词》。清人纪昀认为本事批评是建安黄初以来文学批评界五大批评模式之一。脂砚斋则直接运用“本事”考证方法评点红楼梦文本。孙楷第先生则将小说本事的收集、考证与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他在《小说旁证·序言》中认为“征其故实、考其原委,以见文章变化斟酌损益之所在”,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本事考证在小说文本研究中的作用。

“五四”以降,以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为号角,学界开始奋起颠覆本事之本的虚假意识形态之压抑,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不仅对他写作《补天》《奔月》等篇什的“本事”做了说明:“那时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话,动手试做的第一篇。”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本事批评观念:“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是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

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鲁迅的文本本事批评意识是自觉的,而且他的本事批评观念也是颠覆性的。其实“五四”以来对本事颠覆的潮流一直延流到了当下。

三

本事批评作为中国古文论中重要的批评方式,不仅形成了本事批评观念史、理论史横亘于文化视域之中,而且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本事批评形态以及独特的运作方式。

从创作的维度看,本事批评可分为作家本事批评、世界本事批评、作品本事批评、读者本事批评等形态。作家是本事的行动元,世界是本事的场景,作品是本事的映像,读者是本事的变数。从内容的维度看,本事批评可分为社会本事批评、文化本事批评、心理本事批评、伦理本事批评等形态。维度不同,形态各异。中国的本事批评多以作家本事批评、世界本事批评即“知人论世”的形态出场,在内容上以社会本事批评、伦理本事批评为多。

中国的本事批评又有何特征,它又是怎样运作的呢?王国维认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12]中国本事批评在其独特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品行。

(一) 中国本事批评的“重实际、不穷究”特性

确乎中国古代在研究本事之时“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孔子在迫于隆“礼”之需,就将本事批评分为两个路向:口头规训和文献记载。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顾颉刚曾怀疑记载礼之本事“文献不足”,孔子何“能言之”?其实本事的保存是有两个路向机制运作的,一个是口头规训,它广泛地散播在民间;另一个是文献记载,它大量地集注在官方。“吾能言之”是一种民间的口头规训,孔子坚定这种口头规训是可以和宋、杞文献记载相“征之”的,当然前提是“文献足”。孔子本着“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以及“述而不作”的本事批评观念来维护本事神圣性,并运用口头规训与文献记载二者相得益彰的本事批评原则进行本事批评,对比显真知可谓科学。民间口头规训史性不足,但诗性丰腴,本事的魅力就在于本事的诗性;文献记载理性充盈,但易坠入意识形态的泥淖,

以伪为真。而二者比照，真知自显。顾颉刚还认为“一首诗文只要传诵得普遍了，对于作者和本事的传说一定失了真相。”口头规训和文献记载是相得益彰，各有利弊的。

陈寅恪则通过“考今典”和“释古典”两个路向来通达本事批评功用澄明。他在《柳如是别传》中认为“自来诂释诗章，可列为二。一为考证本事，一为解释辞句。质言之，前者乃考今典，即当时之事实。后者乃释古典，即旧籍之出处。”但本事批评的分类都是“迫于实际之需要”“不欲穷究”，中国本事批评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功利性。

总之，“本事”作为历史的诗性存在，是与现实的批评者存在着一定的时空距离的，而对于这种时空中的空隙，中国的本事批评是用实用性、功利性来填充的。

（二）中国本事批评的伦理政治化特征

《毛诗序》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典论·论文》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在具体的本事批评中有严重的伦理政治化倾向，如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将《关雎》的本事认定为“言后妃性行合谐，贞专化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本事批评的伦理政治化特征是中国本事批评“重实际、不穷究”特征的具体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具体显现。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就谈到，“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柢固，亦是世界闻名的。”^{[13][20]}杜维明认定孔孟之道是“政治化的儒家”。

（三）中国本事批评的以诗论诗的诗化特征

梁漱溟谈中国文化时说：“一面明明白白有无比之伟大力量，一面又的确确指不出其力量竟在哪里，岂非怪事！一面的的确确指不出其力量来，一面又明明白白见其力量伟大无比，真是怪哉！怪哉！即此便当是中国文化一大特征——第四特征。”^{[13][16]}中国一方面特别重实际，体现出严重的意识形态性，但同时具有令人难以想象的超脱和诗化特征。我们认为“天人合一”“人物亲和”的诗化特征是中华民族的软性力量，无比之伟大力量。

在本事批评上的诗化表现为人化和物化的诗性表达。在人化方面：“从人的眼出发，在文中有诗眼、文眼、点睛、字眼等；从人的头出发，在文中有篇首、首联、首句、首字、首尾等……从人的肌肤而言，文中有肌理、肌体等。”^[14]在物化方面，子曰：“知者乐

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诗性的物化。在中国文化中，人化和物化都是富于诗性的。

（四）中国本事批评的历史哲学意识的“不在场”特征

鲁迅认为“华土之民……重实际而黜玄想，更不能集古传以成大文。”^[15]我们认为，鲁迅说对了一半，华土之民重实际但行动中又不切实际；黜玄想但事实上又善于幻想。如梁氏所说：“真是怪哉！”何其怪？不怪乎！中国的本事批评既是无比“实际”，又是极具“诗化”，“实际”和“诗化”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两极矛盾斗争，于是在其功利与诗性双重运作中淹没了历史哲学意识。孔丘删诗“取可施于礼仪”，诗三百；史公著史“择其言尤雅者”，《史记》成。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也说过：“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16]中原文化(北方文化)尚实际，楚文化(南方文化)尚虚无，中国文化主要有这两大基因构体。中国本事批评就是在两极张力、悖论的诗性运作中展开的，其独特运作的显性就是历史哲学意识的“不在场”。顾颉刚认为“只为古人缺乏了历史观念，所以最不爱惜史料；因而写不成一部可靠的历史。”^[17]

中国在根性上由于缺乏深厚的历史哲学意识，本事往往由于“尚实”抑或“崇雅”“隐讳”等因素而被扭曲甚至篡改。本事批评在这种观念下也亦失“真”或误释。有人对中国没有历史观念或历史哲学意识大动干戈，其实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历史哲学意识的“不在场”，是本事批评的劣势，同时也是优势。本事批评真的是要回到源初的事件、源初的意义吗？我们认为，本事往往是在“当下即是”的“前理解”中诞生新的意义。本事批评不仅还原过去，而且还沟通将来，它最终指归于“历史的视界融合”，本事批评都是一定时空文化视界下的批评和阐释。伽达默尔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18]本事批评要遵循“真”，但不是一味的“历史真实”，而是“艺术真实”。

本事批评本质上是向将来开放的“回忆”，从而达到历史、现实的视界融合。中国的本事批评在历史、文化的行进中形成了自己独具魅力的本事批评观念和批评理论，并展示出了鲜明的个性特征。本事批评在中国文论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积极意义，同时也为世界文论建设贡献了“这一个”。

参考文献：

- [1] 应劭. 风俗通义[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85: 40.
- [2] 张明林. 四书五经·论语[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
- [3]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55.
- [4] 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3: 155.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49.
- [6] 陈嘉映.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王庆节译, 熊伟校.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 1987: 386.
- [7] 亚里斯多德. 诗学[M]. 北京: 中国戏曲出版社, 1986: 19.
- [8] 陈维昭. “自传说”与本事注经模式[J]. 红楼梦学刊, 2003, (4): 14-33.
- [9] 司马迁. 史记[M]. 延边: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0: 1615.
- [10] 刘勰. 文心雕龙[M]. 龙必锷校注. 贵州: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452.
- [11] 吴兢. 乐府古题要解[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1: 6.
- [12] 王国维. 论新学语之输入[C]//王国维文集(第3卷).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40-41.
- [13]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 [14] 张利群. 论中国古代批评范畴的类型特征[J]. 文艺理论研究, 2000, (4): 86-91.
- [15]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1: 10.
- [16] 刘师培. 南北文学不同论[C]//文论十笺.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84.
- [17] 顾颉刚.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136.
- [18] 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384-385.

Original story criticism: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critical paradigm in Chinese ancient literary theory

YIN Xuem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Original story criticism as a criticism of a dynamic being is a kind of history philosophical one, and its essence is a “recall” open to the future so as to achiev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integration. China has a concept of original story criticism “no allusions, no poetry”, thus forming the unique charm of China’s original story critic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reality, without inspecting, political and ethical, poetic and missing sense of history. Original story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not only had the important status and positive significance, but also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world’s literature.

Key Words: original story; original story criticism; historical criticism; critical paradigm

[编辑: 苏慧]